

允禩門下之太監等匪類此輩聽伊主使到處捏造肆行流布現據廣西巡撫奏報有造作逆語之兇犯數人陸續解據逆賊耿精忠之疑案

## 揭曉雍正傳說之謎

在清代歷史上，雍正可說是極富戲劇色彩的一位皇帝，從高高在上的歷史人物到引人入勝的傳說主角，真實與故事間的一線之隔，正是對雍正皇帝生平的最佳側寫。

洪健榮

大義覺迷錄 卷三

雍正皇帝本名愛新覺羅胤禛，生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十月三十日，為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皇帝登極，時年四十五歲。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二十三日，於圓明園中逝世，享年五十八歲，在位僅十三年。

雍正皇帝本名愛新覺羅胤禛，生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十月三十日，為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皇帝登極，時年四十五歲。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二十三日，於圓明園中逝世，享年五十八歲，在位僅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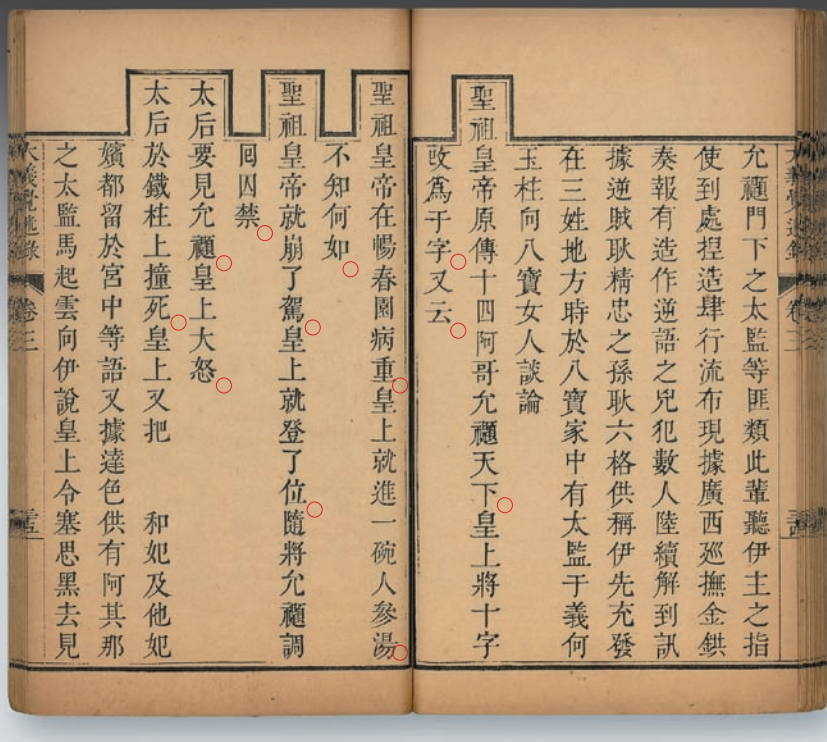
雍正皇帝本名愛新覺羅胤禛，生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十月三十日，為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皇帝登極，時年四十五歲。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二十三日，於圓明園中逝世，享年五十八歲，在位僅十三年。

有人奏西琳一摺命傅爾丹帶往更有觀面問卿之旨  
同日入  
奏為遵  
旨密訊據實覆奏事竊查逆犯夏觀即曾靜還徒張偉即張熙所投逆書且遵  
旨密封  
進呈茲于本月初九日跪接  
殊批諭旨命將伊何由得聞從容詢問看其如何供吐欽此臣隨密喚張熙入署設法誘問云爾爾書子我自斷斷不欺  
進呈但爾既來我亦不欺不  
奏所以特爾暫留不料  
聖天子浩蕩仁慈轉憐爾等或係大才猷越在草莽不加罪責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喚爾來告知此意但如此  
聖主爾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爾爾書中還有那些奇談之說當初是何處聽來便認以為實呢據張熙供稱前自湖南往江浙時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告知此臣問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處是何姓名據供偶然搭船不遇行路客商實未問其里居姓字臣問其人是何等形貌據供叙叙問答但記其言至其人實不能記憶臣問雲

責等省有作此言者否據供並未走過雲貴日問你由四川到陝亦聞有作此言者否據供這是今年從旱路來不但未聞此等語言路上且有人說是好  
皇帝我心裏正也疑感要問是如何好差他們走路的人就說也說不明白且云此惟我輩大臣方知  
天德聖治之萬一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頌如何說得詳細  
皇上至性誠孝  
諒陰三年齊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盡禮盡制雖三代以上亦所未聞至今一動一言無不慕效  
聖祖每逢稱述惻愴涕零至于友愛弟兄敦篤宗室不以嚴勝慈不以恩廢法爾等既道文墨當知周公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  
聖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極則矣若乃  
治功高深廣遠如尊崇文教減豁丁條治水營田蠲租發帑賑災賑貸視民如傷立賢無方求才若渴體察羣吏信任大臣無利不與無弊不革凡此史不勝書口難盡述者爾等或不能過曉即如爾等如此大道不道雖愚充亦無不震怒立置極刑乃

聖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尚且殷殷懋德詢及爾等學術才技欲看山海之罪案曲收緩介之微長此其  
廣大寬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但將舟中之人搬實說出爾等即有生機若仍執迷是  
自誤也逆犯張熙問臣此語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謬自作之孽何可從治舟中人實不能記憶等語臣思造言之人雖細訊張熙毫無指實而將來捕獲曾靜再加研訊自無遺情謹將臣現今密訊事由據實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斯事朕實自幸且感戴  
天之慈恩也妻無纖毫忿怒朕從來秉性實能碎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何況此等謠言正可辨姦雪誣乃有益無損之事俟此案審明請逆查獲時自另有諭旨頒發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世襲三等公川陝總督臣岳鍾琪謹  
奏為據實奏明寧竊查道人李不器奉

圖一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皇帝在殊批中表示他對於曾靜案的態度：「此等謠言，正可辨姦雪誣，乃有益無損之事。」



圖二 《大義覺迷錄》記載胤禛將康熙遺詔中的「十」字改為「于」字的傳聞 清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允禩門下之太監等匪類此輩聽伊主之指使到處捏造肆行流布現據廣西巡撫金鉉奏報有造作逆語之兇犯數人陸續解到訊據逆賊耿精忠之孫耿六格供稱伊先充發在三姓地方時於八寶家中有太監于義何玉柱向八寶女人談論

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禩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于字又云

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

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禩調回囚禁

太后要見允禩皇上下大怒

太后於鐵柱上撞死皇上又把 和妃及他妃嬪都留於宮中等語又據達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監馬起雲向伊說皇上令塞思黑去見

皇帝翻案的企圖，卻又流於過度的「美化」，塑造出另一種形式的「雍正傳奇」。(註一)

通俗文學自有其藝術價值與社會意義，但終究無法掩蓋歷史事實，不能取代真相。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還原歷史的真貌實無旁貸；作為這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策展人的我們，更有必要對影響深廣的雍正奇譚，作正本清源的探討，以求揭開雍正傳說的神秘面紗，一探其廬山真面目。

### 繼位之謎：《大義覺迷錄》的止謗與興謗

一般大眾對雍正繼位傳說的鮮明印象，大抵脫胎於清末民初的稗官野史，最著名的橋段無非是於傳位遺詔中改「十四」為「于四」之說。根據胡蘊玉《胤禛外傳》、《清宮遺聞》卷上〈雍正外傳〉及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雍正朝》中的描述：康熙皇帝晚年病篤，擬由皇十四子允禵（一六八八—一七五五）繼承大統，斯時皇四子胤禛偕江湖劍客

數人返京，設法盜出康熙先前所立遺詔，僭將其中「傳位十四子」的「十」字改為「于」字後，入宮探視康熙皇帝。迨康熙皇帝宣詔大臣入宮，惟見胤禛立前，乃怒取玉念珠投之，隨即撒手人寰。胤禛出告百官奉詔冊立，並舉玉念珠為證，因而奪取皇位。

本來傳奇歸傳奇，再怎樣扣人心弦的故事橋段，無非是文人墨客於歷史過往的空隙中所發揮的巧思。但傳奇與正史之間牽扯不清的關係，正是雍正傳奇令人深深著迷之處。事實上，從可查考的歷史資料得知，早在雍正皇帝即位初，矯詔篡位、繼位不正等各種對他不利的謠言，便如影隨行、未曾暫歇。

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皇帝驟逝，皇四子雍親王胤禛脫穎而出，繼承大統。由於康熙生前並未正式昭告皇位繼承者，胤禛的「出線」，跌破了許多人的眼鏡；同時，官書檔案中涉及雍正本人對於皇位繼承的說明，亦有部分語焉不詳甚至相互抵牾的情形；再加上執掌大權不久，雍正即採

取嚴酷的手段對付政敵與擁立有功的大臣。一時之間，皇位出自篡奪的傳聞異說甚囂塵上，不僅流傳於紫禁城內，也逐漸散播於民間社會。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九月二十六日，陝西總督岳鍾琪（一六八六—一七五四）回銜途中，突遇湖南人張熙攔轎投書，建議他興兵反清。張熙為曾靜（一六七九—一七三五）弟子，此人受已故浙江名儒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反清排滿詩文的影響，遂有此番遣派弟子投書岳鍾琪之舉。經岳鍾琪告發後，高層震動，雍正皇帝於幕後親自操刀審理此案，最後諭示地方官員逮捕曾靜等人入獄，並查抄呂留良家，大舉拘緝其在浙同黨，衍生出一場著名的文字獄（呂留良案）。

曾靜案本是一件單純的謀逆造反案件，但從曾靜處搜出的書信中，雍正皇帝得知民間社會盛傳他繼位不正，用陰謀詭計而篡奪皇位，譴責他是位失德的暴君。謠言何處來是一回事，如何闢謠清源又是另一回事。親眼得見這種種不利於他的流言，同年

十一月十四日，雍正皇帝在岳鍾琪的奏摺中批示：「此等謠言，正可辨姦雪誣，乃有益無損之事」（圖一）。雍正皇帝的反應，足以說明《大義覺迷錄》後來成書的動機。

經過反覆審訊及輾轉查訪，雍正皇帝確認這些空穴來風的毀謗，主要來自當初儲位競爭者皇八子允禩（一六八一—一七二六）、皇九子允禔（一六八三—一七二六）及皇十四子允禵等及其黨羽所為，謠言內容之一即強調康熙皇帝的合法繼承人應為允禵，胤禛申逐步軍統領隆科多，趁當時遠在西北的允禵尚未回京前，假傳遺詔，用不正當的方式，將康熙遺詔中的「十」字改為「于」字，於是傳位十四皇子一詞便成了傳位于四皇子。（註二）（圖二）此則傳聞無疑是前引清末民初野史文本的最初版本。

事實上，清朝皇室的重要文書，大多以滿文書寫或採滿漢合璧的形式，滿文的書寫法與漢文極為不同，改得了漢文，又如何將滿文的「十」字改為「于」字？其次，清朝文書定制，諸皇子分別稱為皇某子，若將遺

詔中原本「傳位皇十四子」篡改為「傳位皇子四子」，文句不通如何取信於人？更何況，清朝官方文書中的「於」字，也不可隨意簡寫成「于」字。（註三）（圖三）縱使此說疑點不少，後世卻往往承襲這項傳聞，作為雍正皇帝篡詔奪位的重要證據。

雍正皇帝的政敵們亦攻訐他在篡詔繼位前後，曾毒害康熙、囚禁允禵及逼死太后，歷歷如繪地將其描述為不擇手段、陰險狠毒之人。面對滔天指控，雍正皇帝選擇正面反擊，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九月，下令將他本人關於曾、呂兩案的論旨、提審官杭奕祿等審訊過程及結案的處理意見，包括曾靜和其門人張熙的供詞以及曾靜悔罪的〈歸仁說〉等文獻，集結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各地，定期由地方官紳宣講，使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觀覽知悉。該書卷一所收雍正上諭中，則針對曾靜書信所載民間謠傳他「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等十項罪狀，

天承運 奉

皇帝詔曰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為首務敬

祖之實在柔遠能通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保邦於未危

致治於未亂風夜孜孜寤寐不違為久遠之國計庶乎近之令朕年屆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朕涼德之所至也歷觀史冊自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

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違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違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令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孫百五十餘人天下安樂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恭然念自御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違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禁以為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扶掖殿殿朕令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德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照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靜自持乎易遊於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納躬盡瘁誠謂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係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閹宦入承大統稽查典禮安葬崇禎普漢高祖係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於漢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席

先烈惠

天順人

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也九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勿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又年力盛時能彎十五力弓發十三把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却賑賑未敢妄費謂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績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末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預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孫百有餘人朕年已七十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以及家古人等無不愛惜朕年邁之人今雖以壽終朕亦愉悅至

閱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圖三 康熙遺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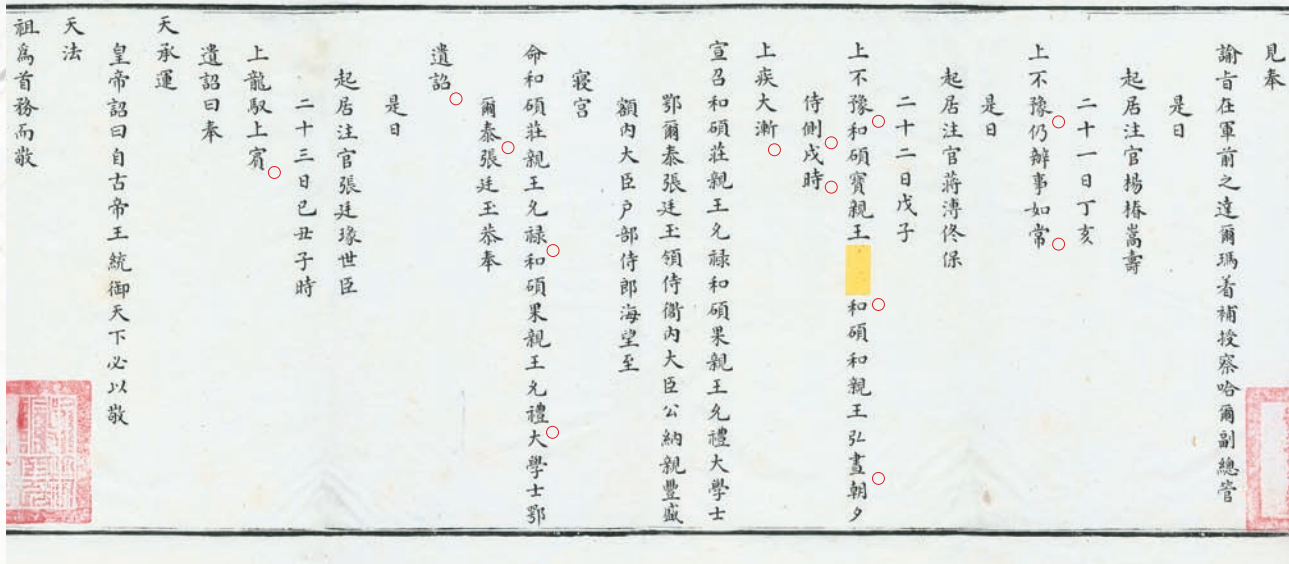
逐一辯駁，以證實他承繼皇位的合法性。

雍正皇帝雄辯滔滔，面對登基以來的流言蜚語，總算找到了自清的機會可以一吐為快。文中不少自我吹捧之處，也有合乎情理的辯駁，姑且不論後人觀感，近人研究中的確出現不少對雍正皇帝有利的考證。例如傳聞他以人參湯毒害康熙，從檔案史料得知，康熙皇帝本人素來反對用人參來進補，胤禛又怎會呈上乃父所厭惡的人參湯加害之？至於胤禛更改原先置放於「正大光明」匾額後面的康熙遺詔而篡位的說法，亦與歷史事實不符。我們知道，儲位密建法係雍正皇帝即位後才創立的制度，民間傳聞未明密建儲法的時序因果，以至於產生以訛傳訛的情形。（註四）

當然，疑案仍有疑慮，雍正皇帝繼位究竟合法與否，歷史學界至今仍難有定論。可以確定的是，《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之後，產生強大的渲染力及愈描愈黑的負面效果，不容置疑。此書大費周章的樹立皇帝受命於

天的崇高形象，並欲消弭外界對於繼位問題等質疑。諷刺的是，閱覽此書者，或是聚焦在呂、曾等人的反滿言論，而定期宣講與大量刊行的結果，導致皇宮秘辛及朝廷內幕不斷曝光，對於雍正皇帝的形象殺傷力極大，它非但未能端正視聽，反倒引發後世更多「欲蓋彌彰」的直覺聯想，甚至激起某些抱持夷夏之防的漢族紳民更強烈的反滿情緒。（註五）也因此，繼位者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七九九）甫登基，立即將乃父生平力作《大義覺迷錄》加以禁燬，不准民間私藏或閱讀，此舉無非是發覺到此書刊布之後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雍正皇帝繼位本身的疑點早已引起時人揣測，編刊《大義覺迷錄》意在止謗自清，結果適與其初衷背道而馳。更令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書竟成為後世所見，最早明確記載雍正改詔篡位的原始文獻。其中所言所載，經若干稗官野史的影射渲染，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與皇太后下嫁多爾袞、順治皇帝出家並列為清初二大疑案。



圖四 《起居注冊》記載雍正皇帝死亡的過程 黃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死亡之謎：雍正駕崩與呂四娘刺殺傳聞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皇帝於圓明園中駕崩。如果說雍正皇帝的繼位激起後世的各種臆測與無限想像，那麼他的逝世，更離不開奇情氛圍，劇情張力不下於前。根據院藏《起居注冊》等官書的記載（圖四），雍正皇帝自身體不適到撒手歸天，前後歷時約兩天。在位僅十三年的他竟於壯年暴卒，相較於康熙、乾隆兩位皇帝的長壽，雍正皇帝的逝世顯得太過突然，免不了引發時人的疑竇及不解。

民間一時諸說紛紜，配合早年雍正篡位、呂留良案殘酷株戮的印記，故事頭尾連貫，一氣呵成，野史中赫赫有名的俠女呂四娘（呂瑩）於焉誕生。根據《滿清外史》、《清宮遺聞》卷上〈世宗晏駕之異聞〉、《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雍正朝》的說法，自曾靜勸岳鍾琪與兵舉義不成，牽連呂留良及其親屬門生，雍正皇帝下令將呂留良及其徒嚴馮達戮屍梟示，此舉激起漢人義憤大起。當時江

湖上有專門從事暗殺行動的甘鳳池等人，其中以呂留良孫女劍術最精，某日入宮行刺雍正皇帝，為祖父復仇。

據傳名列江南八俠之中的呂四娘，出於明末延平郡王鄭成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門下（《清代述異》卷下〈江南北八俠〉、《甘鳳池》），另有一說呂四娘在呂留良案中倖免於難後，受教於江湖奇人虬髯公習得高深本領，夜闖宮裏碧桐書院，飛劍刺殺正在翻閱奏章的雍正皇帝，並割下其項上人頭，塞在屍首的褲襠裏（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三十六、三十八回）。台上講得口沫橫飛，台下當然聽得如痴如醉。對應雍正皇帝的暴卒，野史的描述似乎顯得言之鑿鑿，越聽越有那麼一點道理。

不過，回歸到歷史的基本面，研究顯示，雍正皇帝之死，極可能為中風猝亡或丹藥中毒所致，尤其以後者的證據較為充分，也較為合理。事實上，雍正皇帝與中國歷代帝王一般，迷信祥瑞，偏好術數，也希圖長生不老之方。從雍正朝官書檔案中，我們

可以得知雍正皇帝在位中期，因日理萬機，操勞過度，時常感到身體違和，精神不濟。為此，他曾廣求名醫術士煉丹製藥以治病養生。自雍正八年（一七三〇）起，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即出現了圓明園等處大量使用煤炭、柴薪以及礦砂、黑鉛、硫磺等煉丹原料的紀錄。再者，雍正皇帝死後只隔一天，乾隆皇帝立即將先前為乃父煉丹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驅逐出宮，嚴禁其在外洩露御前聞見，並於諭旨中宣稱乃父生前從未聽信道士之言服食丹藥，這類的說辭，似乎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註六）

既不是刺殺，也沒有身首異處，雍正皇帝的死因應該只是單純的丹藥中毒或過勞病死。至於另一主角呂四娘，縱觀清代歷史，查無其人其事，呂四娘刺殺雍正傳聞，與雍正朝大興文字獄激化了漢人的對立情緒脫離不了關係，尤其是呂留良案中，其株連甚廣的殘酷手段，令漢族紳民深為痛恨，從中催生出一名呂案劫後餘生的主角，主演俠女復仇記，並不足為

奇。

另外值得一提的，從地域上來看，江南地區自清初以來激烈的抗清意識，特別是「揚州十日」及「嘉定三屠」的慘痛經驗，使得當地人土埋下仇恨的種子，呂留良即為浙江石門縣人。過往在浙江地區傳唱的溫州鼓詞中，有一段〈刺雍正〉的情節，講述明末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進京後，崇禎皇帝（一六一一—一六四四）幼女長平公主遭父親斷臂後逃出皇宮，遁入空門苦練多年，獨創玄女劍法，在江湖上博得了獨臂神尼的名號。至清兵入關六十年後，面囑女徒呂四娘刺殺無道暴君雍正皇帝，取其項上人頭。（註七）這篇動人的俠義故事，後來經過當代經典武俠小說的創意發揮，江南八俠之一呂四娘刺殺雍正皇帝的情節，更為廣大華人社會所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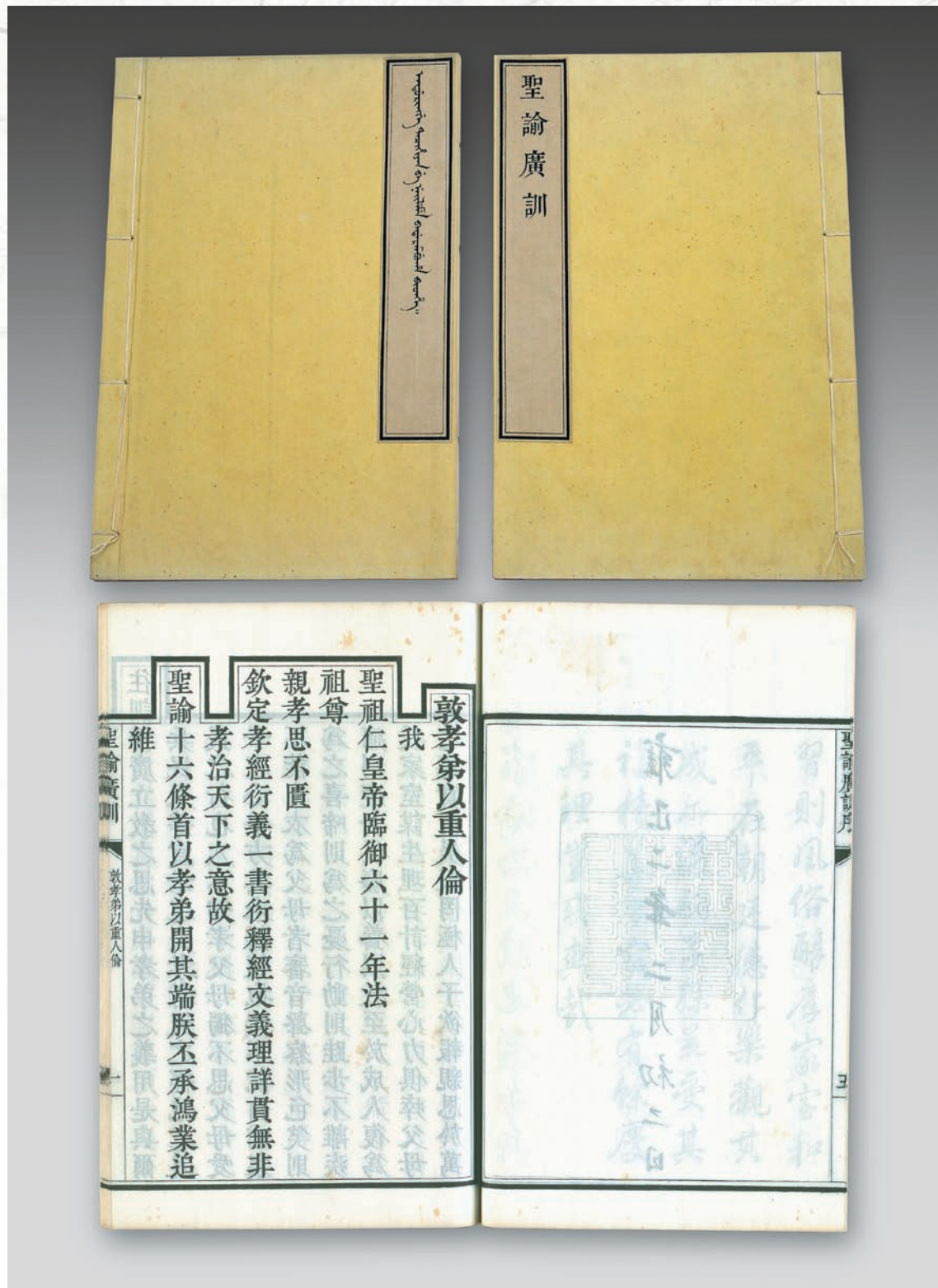
雍正初期從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到中期呂留良案，雍正皇帝對於浙江人士的偏見及差別待遇，也促使部份浙人充斥不讓暴君善終的報復思想。循著這條脈絡推論，當地人士從查嗣

庭案中，設計出一道「維民所止」——雍正死後無頭的科考預言，事後再由呂留良案的遺孤來實現預言。堂堂滿族皇帝死於漢族江湖女子之手，嘲諷的意味相當濃厚。而這種在種族、階級及性別上的強烈對比，既可增添故事本身動人的張力，亦可宣洩被統治者反滿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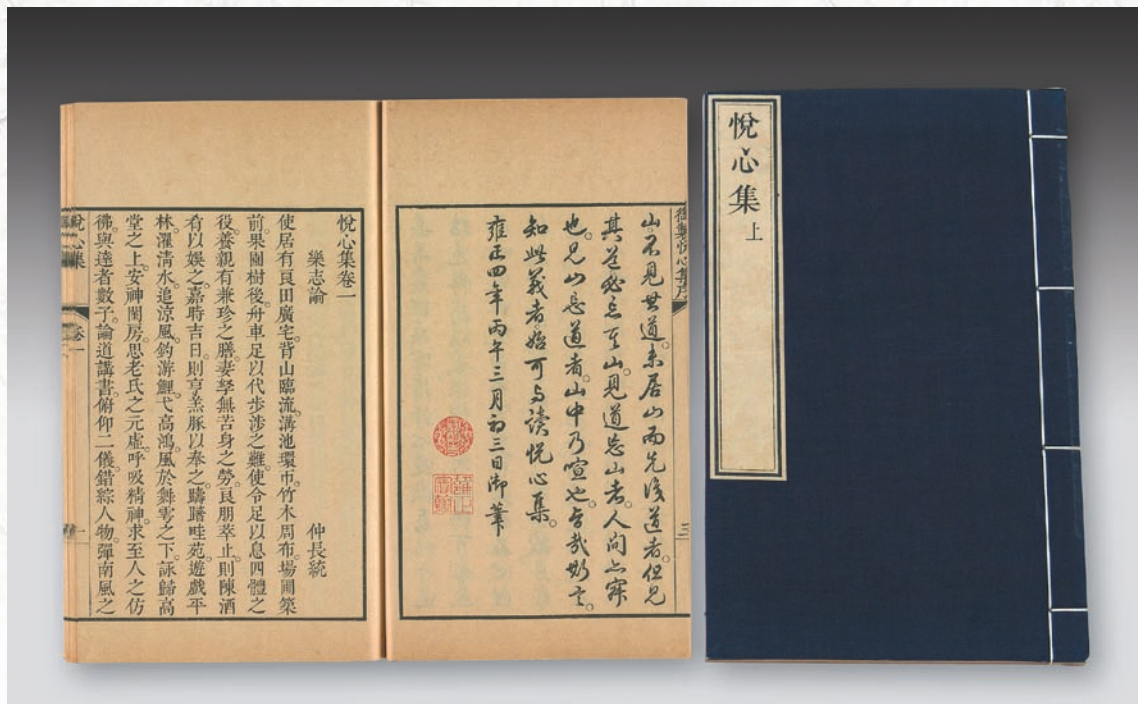
雍正皇帝大興文字獄及整肅江南地區，其間造成漢族紳民的反感，不容小覷。權力固然穩定了，不惜殺戮的手法卻重傷了他的歷史形象，導致民間社會產生皇帝猝死乃罪有應得的心態，虛構出呂四娘這位暴君終結者，透過文學想像，為無力回天的升斗小民贏得大快人心的結局。

### 再解眾謎：身世傳聞與江湖經歷的渲染

家恨與國仇醞釀出一位家喻戶曉的女俠，漢滿之間的嫌隙與雍正時代特務政治的恐怖亦塑造出各式各樣的周邊報導，將雍正傳聞越滾越大，使得雍正皇帝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從性格到處事，皆瀰漫著各式各樣傳奇



圖六 《聖諭廣訓》清雍正二年刊 漢滿合璧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悅心集》清雍正十二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色彩濃厚的話題。

關於這位話題皇帝的出生，野史傳聞之一即胤禛之母先與年羹堯（一六七九—一七二五）私通，入宮八月生胤禛，爾後年羹堯協助胤禛改詔繼統，在雍正初期權傾朝右。這段傳聞的結構，彷彿是翻版自戰國時期秦相呂不韋與秦王嬴政的情節（《滿清外史》；《清宮遺聞》卷上《清世宗襲位之異聞》；《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雍正朝》）。事實上，根據清史學者的考證，雍正皇帝幼年長年羹堯一歲，世上豈有父親年歲小於親子的道理？我們或許可以推測，以年羹堯在雍正嗣統時傾力襄助及初期的位高權重，卻慘遭革職賜死之殃，與呂不韋的下場似有雷同，致使後世有此聯想。（註八）

野史傳聞之二，康熙皇帝某次微服出遊京城之際，看中一布莊商人衛光輝之妻，設計迎之進宮，封為衛妃，進宮後約六、七個月便生下一子，即皇四子胤禛。康熙皇帝病重時，胤禛「生父」衛光輝盜出遺詔，將原本傳位十四皇子的十字改爲于

字，胤禛因此登基繼位（《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康熙朝》；《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二十七回）。前述兩種傳聞的共通點，皆在於呈現雍正的皇室血統不純，與乾隆皇帝爲漢人的疑案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滿族的統治權因爲擁有漢族血統的皇帝繼位，又重新回到了漢人的手裡，適足以展現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

清末民初的稗官野史中，亦可見雍正皇帝武功高超的身影不時出沒於江湖中，他廣交綠林豪客，涉足江湖恩怨，雍正中期因「江南案」牽連在內的甘鳳池即其中要角之一，與雍正皇帝多次演出精彩的對手戲。事實上，「江南案」發生於雍正七年，當時浙江總督李衛（一六八七—一七三八）獲知該省沿海等處有精通拳棒、造作符咒的江湖豪傑行跡可疑，遂派遣手下進行密捕，嫌犯供出甘鳳池、張雲如等十餘人，經雍正皇帝指示，對當地江湖人士展開一連串的緝捕及審訊工作，李衛並用計將甘氏父子逮捕入獄。甘鳳池等人後以案情重大，俱遭誅戮。此案本意打擊江

身一變成爲集權勢、陰毒、兇殘於一身的武俠大反派。清末民初《滿清外史》、《清朝野史大觀》、《清史通俗演義》、《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及《清宮十三朝演義》等書的問世，將諸多流傳久遠的雍正傳說輔以加工添料，成爲集各類傳聞軼事之大成的作品。以此爲根底，近代小說或戲劇、電視、電影續以渲染，加深了雍正傳奇的影響力，不論是冷血皇帝，亦或是重塑過的勤政賢君，雍正充滿戲劇性的形象因而深深刻印於人心，難以動搖。

無獨有偶的是，歷史上的雍正皇帝亦十分擅長個人形象包裝。繼位之前，曾透過《悅心集》（圖五）以及《胤禛行樂圖》等圖畫作品，表現出與世無爭、恬淡自適的情操，避免競爭者的戒心，並以誠孝的言行博取乃父的好感。（註十二）繼位之後，藉由《聖諭廣訓》（圖六）、《大義覺迷錄》與《硃批諭旨》（圖七）等著作，極力宣揚自己繼位過程的合法性，同時美化自己任內的施政成就，可見他頗能領會個中訣要。然而，



圖七 《硃批諭旨》 清雍正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浙地區游走於官府法治之外的江湖勢力，趁勢平息江南一帶反清復明的遺民情緒。（註九）雍正與該案主嫌甘鳳池等人素未謀面，然因反滿意識的持續下，自清中葉以來，甘鳳池等人的傳說在民間社會普遍散布，雍正之名自此與武林群俠牽扯不清。

「血滴子」的出現更將這些武林傳聞推向高潮。這項武器，堪稱是中國歷史上虛構武器排行榜之冠，一說血滴子爲圓罩，旁附機關，一發一單之間，敵首便斷入器內（《滿清外史·雍正朝》）；或說其爲革囊，罩於敵人頭上，用機一撥，頭便入囊，再用藥水化爲血水（《清史通俗演義》第三十回）；另說爲鐵帽，單念眞言，便可凌空飛取仇人首級（《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三十回）。衍生至後來，血滴子更成爲雍正皇帝專屬特務集團的代稱。

從史籍記錄看來，雍正皇帝並非精通武學之人。即便如此，由於他在皇子時期與方外人士過從甚密，而諸皇子爭奪帝位期間各結黨羽，招徠奇才異學之士以爲己用，不免惹人聯

想。同時民間野史爲了虛構他的繼位、死亡皆與俠士有關，因此誇大了他的武林事跡。（註十）

雍正皇帝在位期間大肆整頓異己，並大興文字獄，爲他帶來了殘忍好殺的形象。血滴子集團雖純屬虛構，但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創建軍機處，擴大奏摺制度，使皇帝耳目遍及京城內外各處，自中央到地方形成嚴密的情報網，特務政治空前強化。（註十二）由此看來，這位特務頭子之名遭民間稗官野史或通俗演義再三污化，乃至被描繪成遭到暗殺而身首異處，其前因後果不難推敲。

### 窮本溯源：正史與野史的對話

雍正皇帝在其敕撰的《大義覺迷錄》中極力澄清繼位的合法性，非但不能愈辯愈明，反而愈描愈黑，讓自己的繼位問題陷入重重迷霧中。《大義覺迷錄》原爲正誘謠言之書，卻成了散播謠言的「誘書」。雍正皇帝暴崩，又恰巧與其繼位的倉促前後呼應，加上終其一朝統治手段苛刻嚴峻，使得他終究逃不過後世醜詆，搖

雍正皇帝的自我包裝不僅未收良效，事後經過稗官野史一層層的「再包裝」，反而招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更難以觸及包裝下的眞實。

故事到了尾聲，放下懸疑刺激的動人情節，走出刀光劍影的江湖場面，我們看到的是在異族統治下漢人暗潮洶湧的排滿情緒，以及對於專制暴政的反抗意識。從虛構中尋找線索，從疑案中追查眞相，正是歷史研究的重心與趣味所在。本文的寫作作用

意以及呈現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的多媒體虛擬影像，嘗試將傳說中的雍正與歷史上的雍正加以對比，透過野史與正史的對話，來揭露雍正傳說之謎的歷史面貌。藉由此次特展，我們衷心期盼，能夠將歷史文物從枯燥的刻板形象中解放出來，並使社會大眾重新認識雍正皇帝的眞實面貌。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註釋

- 楊啓樵，《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增訂二版），頁440-526。
- 清世宗敕撰，《大義覺迷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卷3，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頁34。
- 馮爾康，《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57；陳捷先，《雍正寫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1），頁31。
- 馮爾康，《雍正傳》，頁51-52；陳捷先，《雍正寫真》，頁118-123。
-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卷4期，頁20-41；倪軍民，〈雍正帝赦免曾靜策反案發微〉，《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6期，頁165-169。
- 楊啓樵，《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頁292-321；李國榮，〈雍正與丹道〉，《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83-89。
- 湯鎮東編著，《溫州鼓詞教化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頁64-225。
- 楊啓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頁71-72。
- 胡忠良，〈雍正中期「江南案」透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58-64。另參閱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頁27-28。
- 馮爾康，《雍正傳》，頁637。
- 梁希哲等，《雍正皇帝》（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頁115。
- 馮爾康，《雍正傳》，頁43-46；陳捷先，《雍正寫真》，頁25-26；楊啓樵，《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頁53-61。